

往事随想

温暖人生的乡村草垛

汪 志

草垛,是我的人生记忆中最美丽的一道乡愁。

记得儿时,每年过了秋季后,庄稼全部收割完,长江岸边的乡村老家,村前屋后的四周散落着各类大小的草垛。它们像是一组粗犷的艺术品,大画着村庄的绚丽颜色,将乡村装扮得丰腴妖娆。它又像一群壮实的卫士,守护着村庄的宁静,给前行的人们带来勇气和希望,好玉米的乡村草垛啊……

现在的年轻一代和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,可能不知道草垛是什么?其实,草垛对于从小生活在各地农村的人来说,只是极其平凡、最普通不过的事物了。咱们国家幅员辽阔,因耕种的粮食作物不同,农村的草垛有麦秸垛、玉米秸垛、水稻等草垛,就是收割了小麦、玉米和水稻后的植物秸秆,农民们会把这些捆扎好后,会放在田野里晾晒一段时日。这时,田间里到处都布满了稻草人,像千军万马的沙场,森然而又威严,场面甚是壮观。这些晒干后的秸秆拉回来后集中捆码放在一起,堆成像一座蘑菇云的小山包,主要用于家畜的饲养及农家烧柴做饭。于是农村一道风景线就形成了,组前屋后,隔不远就有大小

不等,错落有致的草垛。

印象中,码草垛可是一门技术活,而且是男人们的“专利”,不是一般人能码得了的,不掌握其中的诀窍,码出来的草垛松松垮垮、歪歪扭扭,极易疏落坍塌,还没码起来就倒掉了。这就跟建房子一样,“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”,丝毫马虎不得的。家里的男人们码稻草时是格外小心认真,必须先根基垫起两层土砖块,或用于土垫高地基后踩牢,很注重基础的平衡和坚实。

我家的草垛都是由父亲码放,几个哥哥不停地在一旁递送秸秆,围绕草垛一层又一层地抱送秸秆。而随着草垛慢慢地变高,向上递秸秆就有些困难了,力气好的,还可以使劲地往上抛,父亲轻轻一伸手便可接住。而力气差点的,那只好拿长长的脚尖扁担或铁叉,一个一个地顶上去,父亲只得蹲下来一只手接。这时,我们这些小娃子们是最开心的,也一个个学着将秸秆往上扔,不管扔不扔得上去,不管大人在上面接不接得住,我们喜欢秸秆滑落的瞬间,借机将娇小的身躯往草垛里钻。那清新的秸秆味,那飞落的秸秆屑,那夹着汗水的痛痒感,都会生出无限的乐趣。

草垛快要收顶的时候,父亲会更加仔细,慢慢将草垛收拢成“斗笠”状,防止雨水浸润。如果这“斗笠”没“收”好,一遇雨水,草垛便会浸湿甚至霉烂,那就前功尽弃了。而在收顶时,都会在顶端做个草“帽子”,并呈一定的倾斜度,这样雨水或雪水就会顺着斜度往下淋。而在草垛上取草时,一般都从草垛的中间和四周均匀地往外拔草。码得好的草垛,就算把下面的秸秆抽空,草垛依然不塌,秸秆始终干爽,没有一点腐烂。

远远地望去,这些草垛就像刚出土的小蘑菇,在淡淡的晨雾和炊烟的缠绕下,若隐若现,如诗如幻。童年的草垛是温馨的,好像就是我们的安乐窝。此时,草垛里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些熊孩子,一个个放了学后都愿意钻到草垛里,最经常玩的就是捉迷藏。孩子们分成几组,双方轮换着捉迷藏,而最佳藏匿地就是草垛里,待一方找到另一方后,或给对方脸上贴上纸条。而双方为了不让对方轻易地找到,往往藏匿在草垛最深处,有胆大的熊孩子竟爬到数米高的草垛顶端。记得有一次晚上,我和几个孩子捉迷藏想躲藏在草垛最深处,结果竟把草垛弄倒了,把我们几个孩子全压在里

面,大人们得知后立即施救,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还有几次,捉迷藏的孩子从草垛顶端摔了下来,好在农村都是泥土地,并无大碍。

那个年代的草垛,不仅是孩子们的最佳“游乐园”,有时还是临时“避难所”。一些不听话的孩子遭父母挨打后,往往晚上不敢回家睡觉或赌气吓一下爹妈,于是就躲在草垛里睡上一晚。而我有一天晚上,父母忙完农活回家天已经黑了,而我又饿又瞌睡,竟躺在草垛旁边睡着了,感觉稻草柔柔的,还以为是在母亲的怀里……

那个年月,乡村草垛可是帮了农民们的大忙,除了烧火做饭,给牲畜作草料或垫栏御寒之外,勤劳的父辈们还将这些草垛秸秆搓成绳子,铺成地膜,打成草包,做起篱笆,添作雨棚和雨衣,制成草鞋……手巧巧的还编织成草凳、席子,那可是舒适暖和的好“沙发”哩!乡村草垛,温暖了岁月,也温暖着人生。我的儿时,几乎是和草垛捆绑在一起的,它是我们淘气的房子,是我们游戏的天堂,那些个童年的迷藏、玩耍和乡愁,还有母亲不停的唠叨,都被我们藏在这松软的草垛里……

五彩地絮语

露雪之间是为霜

郭华悦

年少时,人如露。

露,质清透而内饱满。晶莹剔透,内可映底,就像一个人入世未深时,仍保有的童真与赤诚。“露”字,上雨而下路,一路风雨,跌跌撞撞,却仍不失本心,在俗世中依旧保留着本真,这像极了一个人的年少时光。

后来,经历了寒冷的磨砺,夜露成了白霜。

从露成霜,是一种凝结与沉淀。在这个过程中,外在的磨砺与内里的沉淀都不可或缺。人从年少时的如珠似露,转入入霜,艰难苦恨是外在的磨刀石,沉稳淡定是内里的沉淀剂。从露到霜,经过了冷静与收敛,人也就成了霜一般成熟练达的样子。

一个入了霜的人,比露多了几分沉稳,比雪多了几分柔情。沉稳,是在凝练的过程中,时光赋予的礼物。不再莽莽撞撞,知道了该为,也懂得了不为。学会将心事藏于内,将稳重表现于外,如大自然中的霜,带着一丝清冷的中庸之味。

但比起雪,霜少了几分凌厉,多了点温情。人生入了霜色,更能懂得情之可贵。上有老,下有小,因为人父母,懂得了昔日父母之不易,因而少了嫌隙,多了宽容。下有稚子,肩上担负的,有责任,更有柔情。霜色入鬓根,是岁月的沉淀,也是感情的凝结。

从霜到雪,人生步入了另一个境界。

夜露成霜,霜色入鬓,犹带着点诗意。直至雪色入发,满头的苍白如窗外纷飞的大雪,人生一路行至此处,不免多了点愁绪。比起霜,雪多了几分凌厉。这样的凌厉,如时光之刀,刻在了每一寸肌肤上,令人生疼。

露之清透,霜之沉稳,雪之凌厉,是大自然的手笔,也是人生的轨迹。

凡人心迹

切切思

赵允洁

有时候缘分真的很奇妙,在茫茫人海中,我们会相遇相知成为挚友。即使长时间不见面,距离也不会让我们生疏,即使长时间不联系,缘分也不会让我们慢慢变成过客。

夜晚,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朋友从黄山寄来的明信片。信上说道:“还记得七年前我们来的这里吗?时光荏苒,七年过去,只有这个邮局一成不变,当然我还是那么漂亮,你还是这么可爱。愿我们的友情与这个邮局一样一成不变”。那是我们第一次出门去旅行,当时我们都很兴奋,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,也因为第一次出门没有经验,我们背了两大书包的零食去爬山,最后怎么背上去的又怎么背回来了,这件事每每提起我俩都会互相吐槽一番。

初见乍惊,久处亦欣然。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相识,应该是在单位的食堂,那时我比你提前一个星期先来到单位,你后到单位报到,我带着你熟悉环境,也可能因为当时那一批进单位的人只有我们两个,对于初出茅庐的我,总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受。缘分好像就是这么奇妙,两个陌生人,就像是多年好友一样,有着说不完的话。从那天开始我们俩就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

曾经我以为离别很漫长,但事实告诉我,它很快、很快,快到让我措手不及。你突然和我说,你要调工作了,当时的你沉浸在逃离这里的喜悦,没有发现我的忐忑不安,我担心我们会因为距离,变得渐行渐远,变成只存在于通讯录里的朋友;我担心点开聊天记录对话框却不知道说什么,最后只剩下一句生疏的在吗;我担心时间会将我们淡忘,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;担心这一路上遇见太多人,我们俩就成为对方的过客……

我们站在人生路上的交叉口上,变成了再也交集不到的一条路上。再次联系,是你说要结婚了,邀请我去当你的伴娘。你遵守了我们当初一起做的约定,如果谁先结婚就邀请谁当伴娘。可是,最后我却没有遵守约定,成为你的伴娘去见证你的幸福。从那以后我们好像渐行渐远,变成了只在逢年过节才会出现的问候。

几年后再见,我心里竟有些紧张,既没法做出从前那种轻松的姿态,和你一起说说笑笑;也无法对你露出礼貌性的微笑,说一声好久不见。所幸,我俩对视过后,好像知道对方所想,噗嗤一声笑出声来,那一瞬间,好像回到了当初的轻松与自在。那天,我们聊了很多,像是要把这三年来空缺一次性补齐。后来,你和我我说,你认为我们这么长时间不见面不联系,会有生疏感,会变得客套。可是我们却和以前一样,初心不变。

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很多的人,经历很多的事情,即使我们身处各地,可友谊的花朵却不会凋落。感谢我们在相互的人生中还没变成过客。



金湾暮色

张忠林 摄

人生百味

与岁月平淡相守

董国宾

岁月如梭,也只是一转眼,我已经与岁月相守不少年头了。

这些年来,我与岁月一同经历了无数平凡日子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举,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,没有人生的大起与大落,只有平淡而温暖的相守。

在这平凡得没法再平凡的世界里,我经历了生活的琐碎和繁忙。每天早起,我忙碌于工作和人事交往。晚上回到家,我与家人彼此分享一天的喜怒哀乐。我们一起煮饭,一起洗衣,一起打扫房间,一起分担生活的琐事。虽然这些事儿过于平凡,这却是家人之间,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的体现,是平淡相守的见证。

在如是平凡的岁月里,我也经历了人生的困阻和坎坷。有时候,我会遇到困扰和挫折,但我从不退缩。我与岁月、与岁月的同行者相互扶持,共同面对。我们携手历经了工作的多面压力,历经了生活的各种挑战,历经了人生的起伏。相守的过程中,我学会了相互支持和理解,相互沟通与共融,学会了坚持和勇敢。

在如是平凡的岁月里,我也经历了欢笑和泪水。有时候,我会开怀大笑,我会畅享快乐和幸福;有时候,我会流泪哭泣,会倾诉内心痛苦和不安。但无论如何,我与岁月一同并肩,一同感受人间温情和安慰。一同相搀相扶走过去又走过来。

吉玲是位已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,之前为了备战高考,她太委屈自己了。现在必须抓住这个暑假彻底放飞自己,恶补一下亏欠,比如毫无顾忌地睡懒觉,吃烧烤、点外卖等等。

可计划没有变化快。放松没几天,外婆来了。外婆会做一手漂亮的手工包子,一直是吉玲的最喜。可是外孙女上面那些令她失望的习惯外婆看不顺眼,阻止个没完。唠叨是外婆的杀手锏,吉玲每一次任性,都会引发外婆有些瘪进去的嘴,一刻不停地嘟动着半个小时,让她崩溃到落荒而逃。

比如这次,吉玲一时嘴馋点了份外卖,担心被外婆发现,没敢劳驾外卖小哥送上来,自己下楼去取,再做贼似的藏着掖着,蹑手蹑脚溜回自己房间。享用完了,她将包装盒等放入垃圾桶的最底部,亲手送往楼下的垃圾箱。不料,这反常的“勤快”还是激发起外婆的好奇心。她腿脚麻溜地跟踪到楼下,一举截获了外孙女的“赃物”。然后这通数落啊,什么不讲卫生、太油腻、重口味啦,还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啦……吉玲计算着时间,眼看又是半小时,幸亏提前在耳朵眼里填了耳塞。她只好求外婆别说了,她宁愿乖乖缴械投降。

与岁月平淡相守,我这样度过了许多个春秋。岁月流转没有削弱我对万紫千红和万类霜天的情感,在这平淡的相守中反而让我加倍珍惜和感激。

与岁月平淡相守,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激情和梦想。相反,我一如往常怀揣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。每个节节崭新的时间段,都将有我的兴奋与豪情。

与岁月平淡相守,并不意味着我的生活乏味和无趣。相反,正是因为有了岁月的陪伴,我的生活感触和精神世界将愈加富有,属于我的美好片段会与日俱来,我的获得感会步步高升。

与岁月平淡相守,我依然保持对生活的浪漫与关怀。看星星看月亮,饮春茶熬酷暑,看花赏景品人生,将酸甜苦辣盛入人生酒杯,豪情而饮不醉不休。与岁月平淡相守,我会将陶渊明田园诗一揽入怀,将岁月的痕迹和容颜在平静中沉淀,在平淡中抒情。

岁月如同一杯清茶,只需要一份淡淡香气与温和。与岁月平淡相守,它不需要华丽的舞台和炫目的灯光,只需要一颗平凡而真实的心。每一个平凡日子都是珍贵的瞬间,在人生的轮回中真实地面对自己,用心感受生活美好,珍惜与他人的相遇相知,感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以真诚和善意相约,与岁月平淡相守吧。

心香一瓣

别样的味道

徐 龟

这天上午,外面又是刮风又是下雨,家里只有婆孙两人。吉玲有意再瞒着外婆,再偷偷点一份外卖打打牙祭,外婆却来告诉她,今天中午她请客。

外婆一向节俭,莫非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?吉玲从后面搂住外婆的脖子:“老实交代,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大方?”

“这不是一直下雨,没法出去买菜了嘛。”外婆拍着外孙女的手,乐呵呵地说。吉玲提醒外婆,冰箱里蔬鱼肉,什么都有。“外婆就是中午不想做饭,要偷个懒。如果你反对,我就收回成命。”

“不行,您这么大领导,不能说话不算数!”吉玲说着,亲了外婆的脸,又追问去哪家餐馆,外婆却故弄玄虚地说要保密。

眼看到了十二点,吉玲正打算提醒外婆,该出发了,却听到了门铃的响声。原来是气呼呼,满脸水滴的外卖小哥。

岁月留痕

清香满路

岳桂荣

周末的小山村格外热闹,完成作业的孩子让他们村里到处荡漾着欢歌笑语,互相追逐的汗水打湿了细细的风,风儿耐心地低头拾捡着他们的笑声。

小清从不在玩耍的队伍里。每个周末,他都要帮母亲干农活。这个周末,母亲带姐姐去理发,小清便去了同桌小庆家玩。小庆家刚建起新房子,宽敞明亮的四间房让周围邻居家的房子又矮又老。小清进去时,院子里堆满了木头,两位工人正围着切割机忙着砍木头,木头的清香盖过刺耳的切割声蔓延了整个院子,打开了小清的五脏六腑。他贪婪地张大嘴巴和鼻孔,深深吸了几口气。小庆家开席后的那段时间,每天放学后,小清都要和小庆并肩先去小庆家,煞有其事地看看这里拍拍那里,把打地基、垒窗台、上房梁看了个明明白白。天快黑了,小清才带着木头的清香磨磨蹭蹭回家。

同学们都说小清稀罕小庆家的新房子,他不承认也不否认。只是在深夜里,常常抚摸着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黯然落泪。盒子里面装着36只五彩透明的玻璃球。上学前的小清喜欢独自玩玻璃球。村里有的是场地,在打麦场、操场、菜园随便挖个小坑,离坑三米外,将第一只玻璃球小心投向小坑。没进小坑时,就在球后面放第二只玻璃球,单膝跪地,食指抵住拇指第一关节,定睛瞄准后,食指突然向前发力,弹力推动两只玻璃球咕咚咕咚滚入坑里。他喜欢听玻璃球相跟着掉到坑里的声音,清脆、动听、踏实。有一天傍晚,父亲破例回家早,在院子里低头锯木头,木头的清香荡满了整个院子。父亲是附近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,每天早早出

凡尘一瞥

古怪的王奶奶

诸葛保满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从偏远的山村考进九塘镇中学读初中。校园紧邻窄窄的护城河,对岸蜿蜒着一段古城墙,城墙下是历史最悠久的驿前街。

我读初中那会儿,小镇的商业气息不浓,很多居民还靠种田谋生,农闲才做点小生意,典型的“半是乡村半是店,可为生意可为耕”。

驿前街有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妇,街坊叫他们王爷爷、王奶奶。农忙时,他们种田。农闲时,他们隔三差五地在学校门口摆摊卖酸萝卜、酸豆角、酸苕笋和红薯干。王奶奶手艺好,她的酸菜和红薯干都好好吃。

王奶奶脾气坏,不管是上课、课间还是晚上,都能时不时听到她骂街。这天的课间操,又听到她在城墙上边晒红薯干边大骂“跛子鬼你偷了我的鸡,听我王婆来骂你。跛子走路两边倒,横竖两边都不齐,跛子你偷走我的鸡,下辈子还是个歪东西”。

顿了顿,她回家喝了水,又爬上城墙哼着小调骂“麻子鬼你偷了我的鸡,听我王婆来骂你。麻子好比雨露沙洲地,又像鞋钉踩烂泥,红麻子是有洞的,白麻子是鼓出来的,偷鸡的麻子是短命的”……

王奶奶不像在骂街,倒像在唱小调,惹得同学们阵阵哄笑,原本整整齐齐的队伍竟被笑得七歪八拱变成了形。

有学长说,王奶奶丢了鸡又不知谁干的,就会跑到城墙上骂街。

这招蛮管用,王奶奶骂街之后,那只鸡还真的悄悄回了家。

几天后的晚自习,班上的捣蛋鬼李文峰把我拉到偏僻处,偷偷摸摸地说:“今晚,敢不敢去城墙上,偷王奶奶的红薯干?”

不好吧,这可违反纪律。你说,现在饿不饿?”

饿是饿,偷东西不好,王奶奶骂人可厉害了!

你说,王奶奶的红薯干好不好吃?……

那时的伙食差,晚餐吃的米饭,几个钟头后就无影无踪了,肚子咕噜噜叫。

去,很晚才收工回来。夕阳落在父亲的肩膀,脸上的汗珠发出迷人的光芒。那一刻,小清觉得父亲比往常高大英俊了许多。第二天晚上,小清看到自己炕桌上多了一个原木色的盒子,他的玻璃球安静地躺在里面,彩色的猫眼弹珠舒展着婀娜的腰肢向他微笑,他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春来了,秋深了,田里的庄稼收了一茬又一茬。忽然有一天,村子二里路外的沼泽地上,来了一群人,先是建临建,然后挖掘机开始挖土,卡车不断运来钢铁,不久,村边有了第一条铁路。每天清晨,村里有个小伙子会跑过去,等候一列火车徐徐开来。他奋力地跟着火车奔跑,直到火车消失在远方。高高的个子,英俊的脸庞,急促的呼吸,急速地奔跑,成了小山村每天清晨的一道风景。

火车跑得越来越快,不断把村里的青年从村里送往各个城市。留下为数不多的青年渐渐成为老人。村头一位瘦高个老人,家门前的路一直延伸到村口的大路。每年春天,他都在小路两侧撒几把花种,几年过去,高高低低,粗细不一、五彩缤纷的花儿簇拥成一片花海,成为村里的一道风景。老人侍弄花时总是喃喃自语:“小时候,你在院子里种了好多花,你说种花的人开心,看花的人也开心。你看我喜欢玩玻璃球,悄无声息为我做了精致的木盒。可是,有一天,你却一声不响地离家外出,再也没有回来。你可知道,我常常梦到你带着木头清香回来,温暖着我的成长岁月。我时刻渴望着有一天,你能从火车上走下来,如小时候每天伴着月光回家一样地来到我身边。现在,我老了,再也不能去接你了,就让这些花儿与我一起等你回来。”

九塘镇的红薯干好吃,特别是晒了两天又浸了两晚霜水的红薯干,又软又甜又筋道。王奶奶的红薯干刚好晒了两天又浸了两晚霜水!

抵不住诱惑,我铤而走险,和李文峰背着挎包,翻过校园低矮的围墙,借着稀疏的光,摸黑走过护城河上的小桥,爬上城墙,满心欢喜地塞满两挎包红薯干。

谁知,刚下城墙就被王奶奶逮个正着。

哎,悔死了。在我悔不当初之时,王奶奶不容辩驳地说:“跟我走,要不让校长来领人。”我们只好乖乖就范,不情不愿地到了王奶奶家。

进屋后,王爷爷端出冒着热气的红薯粥,王奶奶命令我们吃粥。不知王奶奶又要唱哪一出,我们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。

王奶奶再补一句:“不吃,我就去学校告状。”

哼,横是一刀,竖也是一刀!都这地步了,我干脆端起碗呼噜呼噜喝起来。

不知是肚饿还是豁出去了的缘故,这粥真甜,真香,满是妈妈的味道。若不是处于尴尬境地,我可以一口气喝它个两大碗。

喝粥的间隙,我瞥见王奶奶原本凶巴巴的目光柔软了。喝完粥,我还恋恋不舍地把碗沿上的粥水舔了舔,才把碗放回桌上。

我把碗放好后,王爷爷拿出走夜路用的枞油枝,点燃了递到我手上。王奶奶竟没有收缴我们挎包里的红薯干,只是叮嘱:“莫要摸黑过桥,危险!”

连续多天,王奶奶既不告状也不骂街。红薯干被偷的事,好像没发生。

再后来,曾听王奶奶无意间说,我长得像她的孩子。可惜的是,二十年前,王奶奶唯一的孩子摸黑过桥,不慎落水溺亡。

此后,我和李文峰都戒掉了小偷小摸的坏习惯,一门心思读书,考上了中专学校。

留言:天气不好,慢一点,不着急。看得吉玲心里暖暖的。

吃饭时,吉玲跟外婆提到,本来她也想过点外卖,可考虑到外面风大雨急,别给外卖小哥添麻烦,就打消了念头。外婆却摇摇头,不赞同外孙女今天的做法。吉玲很吃惊,外婆可是一向反对自己吃此类“垃圾”食品的。外婆却跟她讲起了一件事。

外婆有个老姐妹的儿子也跑外卖,一到恶劣天气就愁眉苦脸,倒不是担心送餐路难行,而是每到这个时候,收入就会减小。因为不少人出于对他们安全的考虑,放弃了点外卖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,外卖是他们正常工作,就像交警、环卫工、邮递员一样,不能因为环境变化就轻易放弃岗位。恶劣天气配送难度大,但配送费也比平时高,他们许多人更愿意挣这份钱。顾客最正确的选择是,该怎样就怎样,不用有顾虑。

“所以,我学会了点外卖,时不时的也学你们年轻人,点上一回,尝尝新鲜。也算帮一把那些跑外卖的,特别是像这种恶劣的天气,必须出手……”

多善良的外婆啊!这次外卖,吉玲吃出了别样的味道。

吉玲迟疑地说:“搞错了吧?我没有点外卖呀。”

小哥哥动作麻利地打开手机,扫了一眼:“没错,订单上就是这个门牌号。”

“让小伙子进来吧!”外婆从卫生间的方向走过来,“是我点的。”她接过小哥哥手里的外卖,“小伙子,你辛苦了,谢谢。”然后微笑着和小哥哥点头告别,“路上小心,注意安全!”

关上房门,吉玲瞪大眼睛问外婆:“您怎么也吃起外卖来了?”

“偶尔换个口味而已,莫要大惊小怪。”外婆不偏不倚地看了外孙女一眼。

吉玲从塑料包装里往外一件件取食物,口中置疑这外卖怎么可能是外婆点的呢。

外婆摸出手机,熟练地点击,然后送到吉玲眼前。

果然是外婆的“杰作”,而且是提前两个多小时就下的单。订单上,有这样一行客户备注